

無遺也降說屢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寶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
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
正身安國矣○虛文昭曰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虛文昭曰舊本不其服組○先謙案書禹貢馬注
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穢其聲樂險○先謙案廣雅其文
章匿而采○先謙案匿讀為隱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禮
日禮論篇云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刻死而附生○禮
謂之墨墨者墨子之教以薄為道也瘠亦儉薄之意賤禮義
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四

荀子卷第十五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曲一端之曲說此時各蔽
之。○先謙案是時二句當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禮
在如物有壅蔽之也下○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一本作兩則
疑惑矣。○俞樾曰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嫡
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
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
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篇肇有擬適之子配有
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
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為兩有與
之相亂者是為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楊
注則疑即惑也於義複矣一本○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
則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盧文弨曰宋本或皆作惑元刻治

作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如繆

於道而人誘其所迫也。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如迷繆於道故入因其所

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都懿行日迨者及也注訓近謂借為殆字殆訓近也其義較長私

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如於異

術也。盧文弨曰案傍觀元刻作倚觀是以與治雖走而是

己不輟也。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如繆於道雖與治作離此乃形與治離走謂離去正道而走而自是以為是不輟

止也王念孫曰作離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以為是不輟

字之誤耳。前說非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

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

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於

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俞樾曰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

形雷鼓之聲尚且不見不聞況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

而言下文欲為蔽惡為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

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既云心不使焉。道德之人德也

又云況於使者乎文不可通楊曲為之說非是。道德之人德也

。王念孫曰道德即得道也。魏上林君子論說失之亂國之君

瑞民人篇小雅而大得道也。魏上林君子論說失之亂國之君

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故可哀也

故為蔽。數為蔽之端也。謝本從盧校作數為蔽盧文弨曰正

為下十蔽總冒作數於義為短王念孫曰作故者是也呂錢本

並如是注言數為蔽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言人之蔽有十故

先以故為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為蔽

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為

蔽則不辭甚矣元刻作數即涉注文而誤俞樾曰故猶胡也墨

子向賢中篇故不察向賢為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向賢為

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修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

古為蔽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為蔽也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

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其也所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

桀蔽於末喜斯觀五觀謂之姦子然則斯觀豈其苗裔而不知

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或當為斟斟觀夏未聞韓侍郎云斯

當時為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紂蔽於妲己飛

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

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

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啟其名也國語曰殷紂故羣

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非或為詐賢良退處

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

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

○王念孫曰案作鬲山者是也鬲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脩務篇湯整兵鳴條

固夏南巢誰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蓋歷陽之山歷陽

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未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所謂歷山即鬲山也史記滑稽傳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釜

鬲也是鬲歷古字通楊以鬲山為鬲山之誤非也鬲山即釜

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所紂頭縣於大白身不先知人

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

主其心言不為邪佞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

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

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州也

撫有其地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

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文選曰案元

刻作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

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鵠鳳其雌

干楠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

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王念孫曰有鳳有凰本作

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與心為韻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祥瑞部太平御覽人失其韻矣○王伯厚詩攷引此後人不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改爲有鳳有凰故有鳳凰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

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之強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疆乃涉下勉之疆之而誤呂錢本疏作能先謙案謝本從虛校作疆今依王說從宋本勉之疆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疆之改能勉之疆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疆之於知賢輔賢然後其昔實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實孟周景王之福長也疆直亮反昔實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實孟周景王之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俞樾曰楊注誤下艾應數墨子諸人之蔽全與實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所應殊為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瞽瞍齊是也下乃極言唐瞽瞍齊之蔽而終以鮑叔齊成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實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實孟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實孟殆非周之實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為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為萌猶孟豬之為明都孟津之為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程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實萌未敢求仕高注曰實客也萌民也所謂實萌者蓋當時有此稱職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實萌若下文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

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實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瞽瞍齊是也實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並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實萌之稱它書罕見而字又段孟為萌適與周實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服脛無毛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知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得德字通用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句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資得權執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執待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用則天下之道

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先謙案如注道字下屬謂之二字無著此言由用而謂之道則人盡於求利也。下並同數者道之一隅而墨宋諸人自以為由俗謂之道盡噤矣。俗當為欲噤與道所以為蔽也。揚失其讀。由俗謂之道盡噤矣。噤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噤口聾反。由盧文弨曰盡用矣。盡噤矣。元刻兩矣字俱作也。今從宋本。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由執謂之道盡便矣。便宜也。從教而去智則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說也。由天謂之道盡盡於逐便無復修立。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於大道也。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郝懿行曰亂者治也。學治天下之術亂之一字包

治亂二。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績也。一家得謂作春秋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眾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郝懿行曰一家得周道句舉而用之句此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能放論古今成一家言不蔽於諸子雜說也。先謙案郝讀是也。言孔子為春秋一家之言而得周之治道可以舉而用之是匹夫而有天子之道由其不蔽於成績也。儒效篇云并一而二所以成積也并一而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道由積而成故謂之成績不蔽於成績者猶言不蔽於道之全體也。正對上道之一隅言之。榮辱篇云安知廉恥隅積亦以隅積對文與此可互證。楊以成績為舊習誤甚。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吉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人孰欲為可謂合意也。

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

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

各求其類。俞樾曰知字衍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知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

必有姦賢害善。盧文弨曰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

刻作與不道人無可之論道人五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論道

兩本有衍有脫下一人字亦可去王念孫曰盧說非也與不道

人論道人亂之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

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

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夫何以知人問何道以知

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夫何以知人問何道以知

人亂之本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夫何以知人問何道以知

夫何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

人論道人必至姦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則與道人論非

道必能懲姦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

讀為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為問辭失之甚矣

曰心知道然後可道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相對成

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楊

注誤以為問辭後人遂以此數句為答辭妄加曰字

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

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

去惡。盧文弨曰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為之說王念孫曰盧

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

道也與道人論非道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進國之所以治也

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懲姦去惡正釋治之

要三字非曲為之說也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

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

知道人何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曰心無邪心何以知曰

虛壹而靜壹能然則可以知道也。郝懿行曰壹者專

也然而有所謂虛

未嘗不苞藏然有所謂虛也

心未嘗不滿

也然而有所謂一

謂同時兼知

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

雖動不使

不顯示於人莫顯示人而不有倫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

久遠元刻論文昭曰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

參驗稽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

富為理材或為裁也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羣羣廣廣孰知其德

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

有蔽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

涓涓官又音貫○虛文昭曰正文上夫字宋本無顧千里曰廣

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羣讀為皦例

其形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

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

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之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

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

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

○郝懿行曰墨與默同云者言也或默或語皆可力劫而威使

之中當作信而讀為申荀書皆然陳奐曰案墨與默同楚辭

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故

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容受也言心能容受

禁止則見稊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先謙案此承上

文心者形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言以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

行止是容其自擇也云云而引古言以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

二子篇容辨異之容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

自見也物雖難稊博精至則不貳心容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

其擇也句無禁必自見句楊失其讀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

一而不貳若稊博則惑○虛文昭曰元刻情作精注同先謙案

元刻作精是也作情者精之借字脩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汗注

精當為情此荀書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

之正道而可以它術貳之乎。郝懿行曰貳謂貳之也言所懷在於寅周行意不在於事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貳之道助案枝與岐同古字通用岐者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意郭嵩燾曰苟意言心不貳而推類可以知萬物至以身盡道惟無貳而已類不可以兩求也楊注失之先謙案王氏念孫云貳是貳之誤字說見天論篇今案此貳字與上下文緊相承注不當作貳王說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非也一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王念孫曰呂錢本賈師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盧文弨曰案此句當在不可

以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王念孫曰此注說也見兩申校本俞樾曰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行而其義違矣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盧文弨曰注各字舊本皆作名訛今改正下同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各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謂兼治也助考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為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眾賢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安戒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為治養其未萌也。王念孫曰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

之精也志意之榮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也四榮字並同義

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行曰道經蓋古言

采竄也唯允執其中一語為堯舜禹授禹之辭耳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元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為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案後人

在尚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以專壹在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

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為安榮者儒效篇曰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

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為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此本書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為正非所謂於古文尚書也案此說是也下文言關耳目之欲遠蚊蚋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故人心譬如槃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於危之謂故人心譬如槃

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為沈泥則足以

見鬢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郝懿行曰鬢古止作須今俗作鬢理上當脫膚字榮辱篇及性惡篇並

云骨體膚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

形之正也先謙案大字無義上言榮水見鬢眉膚理非能見身之全形也大形疑當為本形富國篇天下之本利

也本當為人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謂

明二字互誤

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

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為異端所蔽則惑也。盧文昭曰庶理宋本作理

今從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

元刻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盧文昭曰案宋本此

注之末有情著古者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

九字文義不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

順今刪去之

藥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

矢而弄精於射

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之別名或

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弄精之也

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

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

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

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

謂之乘杜乘並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

盧文弨曰呂氏春秋勿射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

持為杜字之訛王念孫曰古無謂相土為乘杜者乘杜蓋桑杜

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爾雅釋名曰乘杜蓋桑杜

作乘乘或作乘觀駁駁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為乘

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

曾子曰是其庭

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蓋當為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

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

刻作乎郝鑒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有潛修其中而深

思者我何可以歌詠亂之

空后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空后也蓋

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

般般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

其為人也善射以好

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

思方可求中非徒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案凡射者必心手相得

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

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止於南方

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謂之鵲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

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為度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耳

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

而遠蚊蟲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閑屏除也言

之思仁若是可謂微乎

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

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

此已下答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

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
 有子蜂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
 至人則自無寢焉用蜂掌乎。郝懿行曰當依楊注
 作未及好思也先謙案楊郝說皆非當如郭說見下
 關耳目之
 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蠅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
 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
 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
 耳目之欲而遠蚊蠅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為微也如此訂
 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燾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
 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
 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
 外也燾掌則及身矣蚊蠅之聲即係之耳目者二句究屬一義
 不應分言故知此段文句有誤倒亦有衍文先謙案郭說是也
 此承上觀之好思言之不分二事上言可謂微乎故此答以未
 可謂微也楊夫微者至人也如舜者一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
 郝說並非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
 為荷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
 景光色也濁謂混沌清謂虛白。俞樾曰大戴記曾子天圓篇
 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

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大曰外景而
 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即孔子之緒言也揚
 注所說未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
 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
 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先謙案縱當為從聖人無縱欲之
 事從其欲猶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
 言從心所欲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
 無為謂知遠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
 悟也無彊謂全無違理彊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
 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
 則何彊何忍何危結上之辭揚注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達
 道當為通揚本不誤俗人依論語妄改故誤耳與音天通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
 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后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
 俞樾曰上文見寢后以爲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云後人
 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
 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叩視其髮以爲
 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爲

伏又誤伏 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 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踰步

之澮也澮與踰同半步 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闔也酒亂其神

也闔小門也 郭嵩燾曰說文闔特立之戶上圓下方似圭故

門之小者不得徑謂 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

之小門楊注未晰 漠漠而以為响响執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

耳目之所主 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

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簪而求簪者不上折也高

蔽其長也皆知為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 水動而景搖人不

以定美惡水執玄也或讀為眩 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

有無用精惑也明也 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被

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

猶慎也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

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 其為

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崑山餌水能致風雨者也

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 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

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印與背而 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

哀哉背奔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 盧文弨曰正 凡人之有

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

以此時定其有鬼也 柳懿行曰感讀為憾解已見議兵篇玄

讀為眩荀書皆然王念孫曰正當為定聲之誤也 正必以

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間疑眩之時而定

矣定字上 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為無

有也此皆人所 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痹則必有微

鼓喪脉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

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愈讀為愈。郁懿行曰傷於溼而病痺擊鼓鼓之無損於疾徒取費耳此言愚惑之蔽王念孫曰自鼓痺以上脫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痺痺而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楊云傷於溼則患痺故雖不在夏首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

之南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蔽亦猶是也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以可以

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

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為疑。郁懿行曰疑止說已見王制篇荀書多作疑止皆俗人妄改之惟此未改楊注疑或為疑蓋俗誤久矣俞樾曰詩桑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

注疑或為疑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泅萬物

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也泅周也子叶反或當為接。俞樾曰萬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並訓終為已僖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

亦猶終也先謙案荀書以挾代泅學。郭嵩燾曰學字當斷句此亦當為挾作決者後人所改

學焉至老而不免於愚則

執一之不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

足相通也

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

不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

故學也者固學止之

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

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

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

制者也倫物理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者以

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

其人統類法之大綱。謝本從盧校重一類字盧文弨曰法其法元刻作治其法王念孫曰元刻無下類字案元刻是也

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宋本下類字即涉上類字而衍先謙案

主說是今依元刻刪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

有道德之稱也君子知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

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

也是則謂之能戒懼也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其非以分多能非

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蕩動而辯

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詘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詘

懼字義不可通懼當為擄字之誤也詩曰無然詘詘○王引之曰

人知曉智則擄盜而漸擄地則謂之擄脩讀為擄○王引之曰

則謂之擄脩讀為擄○王引之曰

此言智也勇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

則謂之賊也若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

則謂之賊也若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

則謂之賊也若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

則謂之賊也若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

則謂之賊也若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

則謂之賊也若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

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有不合王

而察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非之以為非者

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

必不能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

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

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

恣睢妄辨而幾利謂亂也音骨彊彊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詬也

所近者惟利也○王念孫曰方言鉗惡也○彊彊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詬也

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彊鉗者既彊且惡也非鉗人口

楊注以錯人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
口釋之非是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宋傳曰析辭而為察言
物而為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所謂析言破律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
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道也。俞樾曰幾者
無益則為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則廣焉能奔之矣
能近道是謂幾為近又增出道字非其旨也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謂不
不以自妨也不以自妨謂不少頃干之智中以無益害有益也。王念孫曰
按能讀為曠焉而奔之謂遠奔之也不慕往不閑來無邑情
之不慕往謂不慕往來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將來也。不慕
往古不閑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憐未詳或曰邑與
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

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則密為成以漏泄為敗明君
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宜露為成以隱蔽為敗
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直言
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為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
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
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臣下誑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
刻明作明狐狸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攷引作而今從之
又注傾側也元刻作詐也。蘇軾行曰墨者幽闇之意詩言以闇
為明以黃為蒼所謂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也。蘇軾行曰墨者幽闇之意詩言以闇
為亂以青為黑以黑為黃民言從君人者宣則直有至矣而讒
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
先謙案讒言上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而字衍或說非

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
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卷第十五

荀子卷第十六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
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
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盧文弨曰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

名從禮

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股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

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郝懿行曰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之禮或謂之禮經

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成俗舊俗方音也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郝懿行曰曲期謂曲折期會也曲期謂委

委巷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僂楊注斷曲期上屬似未安先謙案